

重品典

孙晓磊

公孙龙为什么强调「白马非马」



公孙龙,字子秉,战国赵人,先秦名学之集大成者。今本《公孙龙子》一书,其中的《迹府篇》乃后人汇集而成,而《通变论》《坚白论》《白马论》《指物论》《名实论》五篇可信为公孙龙本人作品。

先秦名学辩题甚多,“白马非马”虽非创始于公孙龙,但他的《白马论》最为世人所知。然而,“白马非马”论题的真实含义经常被拿来讨论。

“白马”何谓?公孙龙在《名实论》中说:“天地及其所产焉,物也。”又说:“夫名,实谓也。”可见,“白马”之“名”用以称谓现实中白色之马这一“实”,公孙龙并没有予以否认。

“非”字何义?有将“白马非马”解释为“白马不是马”者,亦有将其解释为“白马不等于马”者。公孙龙在《通变论》中系统论述了自己的“二无一”论题,这个论题又服务于“白马非马”论题。公孙龙两物之间的“异”“不等于”等词于“非”“无”。

“马”字何指?此乃千百年来学人无法确切了解“白马非马”含义的关键所在。在先秦思想家中,公孙龙比较独特——他不满足于现实世界的思考,而努力对现实世界予以抽象化思考,形成一个由共相组成的所谓彼岸世界。

在公孙龙看来,现实中的“白马”是由“白”之共相与“马”之共相和合而成。《白马论》说:“马未与白为马,白未与马为白。合马与白,复名白马。”所谓“马未与白为马”乃“马”之共相之义,而“白未与马为白”则是“白”之共相之义。共相和合而为实物,这是公孙龙的创生思想。

但问题是,他又割断了实物与更为本源的彼岸世界之间的联系。在《白马论》中,公孙龙接着说:“白者,不定所白,忘之而可也。白马者,言白定所白也。定所白者非白也。”此即“白马非白”。“白马”之白是以殊相形式而存在于现实世界,为“定所白”;它不是那种以共相形式存在于彼岸世界中的“白”,即不是“不定所白”。

先秦文字简略,一字多词,每个汉字都存在多个义项。马之殊相义、共相义,均可用“马”之一字以示之。但在公孙龙“白马非马”论题中,“非马”之“马”仅取“马”之共相义;“马”之殊相义,则由“白马”“黑马”诸“名”承担。学者若将公孙龙的“白马非马”论题,依照字面意思解释为“白马不是马”,则失之笼统;若解释成“白马不等于马”,则为不确。

公孙龙的“非”即“无”,亦即“相异”“不等于”,反向则可推知他的“是”当即“不异”“相等”。简单来说,他的思维模式为“甲是甲”,一物只能“是”它自身,只与自身存在联系,与任何他物之间只存差异,没有联系。

由此,公孙龙切断了事物之间应有的联系,每个事物都孤零零地独存于世界,故他的世界是一个物物相离的世界。这就是他的世界观,即《名实论》中说的“离也者天下,故独而正”。天下事物无不“离”,每个事物只能是它自己,即“独”。白马只能是白马,“白马”此“名”只能专门用来称谓白马此“实”,如若用来称谓白马或白皆不可,用来称谓黑马、黑马同样不可。

这种名与实相对应的思想,不仅是《名实论》的核心,而且是《公孙龙子》一书的纲要,贯穿整部作品。

(作者单位: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)

本版稿件选自上观新闻“上观学习”栏目 栏目主编王多邮箱:wangd035@jfdaily.com

辛弃疾众里寻找的“他”是何人



张立华

宋乾道六年五月,辛弃疾回到临安(今浙江杭州),在延和殿受到宋孝宗的召见,之后被任命为农寺主簿。

农寺是掌管朝廷仓廩、籍田和园囿等事务的机构;农寺主簿虽然是七品小官,但毕竟是个京官,每天可以随大臣早朝,应酬的机会也比较多,这既便于辛弃疾的交游历练,也便于皇帝的进一步考察。

当时,北方的大片土地沦陷于金人之手,南北边境一带也经常遭到侵扰,但临安表面上仍是一片承平气象,“直把杭州作汴州”。这让一腔热血的辛弃疾非常失望。他那豪放的性格根本无法融入这个腐朽的官僚体系,于是渐行渐远,渐趋孤独,不仅“知音弦断”,而且喝酒也只能“停杯对影,待邀明月相依”。

乾道七年正月,郁闷半年多的辛弃疾迎来了一个触发灵感的机会。他以诗词特有的笔致,将精忠报国的渴望、矢志不渝的情怀、无路可走的惆怅、孤独郁闷的牢骚,一股脑地倾泻在《青玉案·元夕》这首千古佳作之中:

东风夜放花千树。更吹落,星如雨。宝马雕车香满路。凤箫声动,玉壶光转,一夜鱼龙舞。蛾儿雪柳黄金缕。笑语盈盈暗香去。众里寻他千百度。蓦然回首,那人却在,灯火阑珊处。

是恋人?

词人首先以大赋的笔法,浓墨重彩地铺叙渲染临安元夕观灯之盛况:灯饰焰火,华美繁盛;车水马龙,华贵奢靡,各类表演,昼夜狂欢。

当时的南宋王朝,已经失去了半壁江山,宋徽宗、宋钦宗和皇室宗亲几乎都被俘虏到金国。不久前的“兴隆北伐”,以惨败告终,兴隆议和而告终。

和议规定,南宋每年给金国白银二十万两,绢帛二十万匹,除了割唐(今河南唐河)、邓(今河南邓州东)、海(今江苏连云港)、泗(今江苏盱眙北)四州之外,再割商(今陕西商县)、秦(今甘肃天水)二州,可谓丧权辱国之至。

但是,南宋首都的元夕一片欢腾,丝毫看不出国难当头的迹象,真是“商女不知亡国恨,隔江犹唱后庭花”。

五代十国南唐后主李煜在《破阵子》一词中,回忆降宋时的悲惨境况说:身边连一个文武大臣都没有,只能“垂泪对宫娥”。可是,李煜“垂泪”毕竟还有演奏别离歌的宫娥可对;如今的南宋恐怕连这样的宫娥都没有了——“蛾儿雪柳黄金缕。笑语盈盈暗香去”。

再来看“众里寻他千百度,蓦然回首,那人却在,灯火阑珊处”,词人说在人群中千遍万遍地寻找他,却怎么也寻不见,就在猛一回头的时候,却发现那人在灯火稀疏暗淡的地方。

这个“他”,到底是谁呢?有些注本把“他”解作“美人”“意中人”。

例如,“作者寻找的那位美人独自一人,在冷落、昏暗的地方伫立,与那些喧闹、结伴而去的人们截然不同”,“此词极写元宵的繁华景象,而作者所追求的却是一个幽独的美人”,“忽然间转脸眺望——哦,我所爱的人却站在灯火稀少的角落”。

又如,“她不是在那照耀如昼的华灯之下,不在那欢乐的歌舞场中,却一个人独自站在那远离尘嚣,隔绝繁华的灯火阑珊的角落!这,就是诗人的意中人……只有这个心地淡泊的姑娘,才是他理想的人儿”,“猛一回头,恰好看见自己的意中人,她不在热闹处,相反却在灯火稀疏的僻静处去”。

再如,“她既是作者经过千寻百觅才发现的心目中的情人,又是作者精神世界的寄托”,“一簇簇打扮得漂漂亮亮、身上飘出香气的姑娘,有说有笑地走过,在她们当中一遍遍地寻找自己所爱的那一位,但怎么也找不着。没想到猛一回头,原来她却站在灯火冷清、僻静人少的地方”。

又如,“词中的主人公走遍大街小巷,穿过熙攘的人群,东顾西望,焦急万分,一遍又一遍地寻找着意中之人,忽然回头一看,竟在那灯火稀落的僻静处发现了她”,“那上片的灯、月、烟火、笙笛、社舞交织成的元夕欢腾,那下片的惹人眼花缭乱的队队的丽人,原来都是为了那一个意中之人而设,而写,倘无此人在,那一切又有何意义与趣味呢”。

这样的诠释也就无须诠释了,因为那是明白写着,尽人皆知的。但如果真的是这样,那稼轩也就不是什么豪放词派的代表了——它比婉约派的婉约还婉约。当然,更算不上“词中之龙”了。

而且,在壮志难酬的时候,只知道去寻觅情人聊以自慰,即便不是堕落,也是英雄气短、儿女情长。这样的词,充其量不过如“唐末小诗,五代小词”,“虽好却小,盖所谓儿女情多,风云气少也”。怎么能作为诗词经典,选入大中学课本呢?

是作者?

有的辛弃疾传记等书,说“那人”是辛弃疾所钟情的女子,名叫“林落茵”。有名有姓有情节,却大抵不过是虚构创作的小说家言。

梁启超先生评辛弃疾《青玉案》(东风夜放花千树)说:“自怜幽独,伤心人别有怀抱。”虽已窥得消息,惜乎语焉不详。

其实,作为意中人的“他”,只是词的字面意思,也就是本词的“象”,而不是本词的“意”。

明代学者、诗人和文艺批评家、诗论家胡应麟说:“古诗之妙,专求意象。”“象”就是具体表现的事物,“意”就是事物中所包含的思想。“象”如同水中月、镜中花,水中月不是天上的真月、镜中花也不是镜外的真花,只是对真月、真花的镜像观照而已。

那么,本词的“象”外之“意”又是什么呢?有人以为,本词中的“他”,也就是“那人”,真意指的是作者自己。

例如,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的《唐宋词选》认为,“众里寻他千百度。蓦然回首,那人却在,灯火阑珊处”几句,突出地表现了“那人”的与众不同的性格。从作者始终不渝地坚持抗战理想来看,这正是他的自况。

又如,北京出版社的《唐宋词欣赏》提出,说这首词主要是写一个孤高、淡泊、自甘寂寞的女性形象,那还是表面的看法。作者在政治上失意的时候,有许多作品,大抵都寄托了他自己的身世之感。这首词里的“那人”形象,何尝不是作者自己人格的写照?

再如,高等教育出版社的《普通高等教育“九五”国家级重点教材·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》强调,当时满朝文恬武嬉,醉生梦死于用民脂民膏向敌人买来的“和平”之中,像词人这样坚持主张北伐的抗战派是少数,在政治上处于孤立。然而,他不恤不悔,执着于自己的理想和追求。词中那独立在“灯火阑珊处”的美人,正是他的化身。

这些观点看上去似乎颇有道理。是啊,“他”对元宵辉煌华丽的灯饰焰火和华贵奢靡的如云靓女没有兴趣;“他”忧君忧民忧社稷,一心盼着国君能够发现自己、重用自己,希望能够“了却君王天下事,赢得生前身后名”。从夜幕降临,到黎明将至,“他”孤独地站在灯火阑珊处,苦苦地等待着、等待着,等了整整一个夜晚,一直等到黎明将至。

可国君总是瞩目着灯火辉煌中的“蛾儿雪柳黄金缕”,希望在那里找到定国安邦的功臣,结果这些人却都“笑语盈盈暗香去”,没人想着什么江山社稷。这时,失望的国君猛然回了一下头,在不经意间发现了“他”——这真是千载难逢的君臣际遇,多么希望这美好的际遇能够云龙风虎自相投啊!

但这样解释在语言上是讲不通的,全词无论是叙述还是描写,主语都是作者而不是国君。也就是说,全词的全部内容都是作者的所见、所闻、所感;景色是作者眼中的景色,人物是作者眼中的人物,感觉是作者感官的感觉。那么,“众里寻他千百度”的主语当然是作者,“蓦然回首”的主语也是作者,发现“那人却在,灯火阑珊处”的还是作者。

既然如此,也就不可能是“我”在“众里寻他”;“灯火阑珊处”的“那人”,当然就更不可能是“我”了。此乃语言之常识,否则就成了“我”在“蓦然回首”的时候发现了“我”,那叙述就乱套了。

还有人把“他”解作北宋都城汴京,说“词人寻故都而不得,然后才想起汴京只该在‘灯火阑珊处’”。这样解释虽然新颖,却在语言上和情理上都说不通。

试想:辛弃疾怎会在元夕的美女群中寻找故都汴京呢?“蓦然回首”又怎能看见故都汴京却在元夕的“灯火阑珊处”呢?不管是在“蛾儿雪柳黄金缕”中的寻觅,还是在“灯火阑珊处”的发现,其对象都应该只是“人”,而不是“地”。

是知音?

其实,“众里寻他千百度”应该是指作者在寻觅知音。结合《新荷叶》词中的“知音弦断”,更可见出作者寻求知音的那种迫切心情。这里的“他”,可以是刚任枢密都承旨的叶衡、时任宰相的虞允文等,也可以是知遇

明君宋孝宗。

叶衡有才智、通兵法,辛弃疾任建康(今江苏南京)通判时,时任淮西军马钱粮总领的叶衡就对他颇为知赏。虞允文更为辛弃疾所敬重,他不仅有志于恢复大业,而且在抗击金人的战争中建立过奇勋。

绍兴三十一年十一月,金主完颜亮率兵准备渡江一举消灭南宋。结果,被虞允文率领的宋军打得大败,从而导致金军哗变,完颜亮被杀。

宋孝宗皇帝是一位力图有所作为的君王。即位当年,就以赵构的名义,下诏为岳飞平反昭雪,追复岳飞原有的官职,并将岳飞遗体改葬。

后来,又为岳飞建造“忠烈庙”,以示纪念;追封为鄂王,彻底推翻了强加在岳飞头上的那些莫须有的罪名,恢复了这位抗金名将的声誉。

北伐失利后,孝宗对《隆兴和约》一直愤愤不平。乾道五年八月,他起用坚决主张抗金的虞允文为右相兼枢密使,强军理财,整顿吏治,裁汰冗官,惩治贪污,重视生产,锐意恢复。之后,还召见辛弃疾,倾听其关于恢复大业的建议,并把他留在京师任职。于是,这才有了词人笔下的元夕盛况。

叶衡、虞允文与宋孝宗对元夕的胜景无心观赏,他们一心希图恢复。因此,辛弃疾在热闹的人群中是寻不见他们的,他们一直处在“灯火阑珊处”。这里,辛弃疾将贤臣、明君等比作美人,作为自己理想中寻觅的知音,是合乎情理逻辑的。

乾道八年,辛弃疾出任滁州(今安徽滁州市)知府,即为虞允文所任命。滁州在南宋属于上州,地处宋、金边境,军事地理位置十分重要。

此前,辛弃疾曾在奏疏和呈给虞允文的《九议》中反复论及滁州的战略意义,并提出驻守两淮,招抚南归士民、屯田练兵等主张。这次让辛弃疾独掌滁州,也是给了他一个将自己的政治主张付诸实践的好机会。

淳熙元年,叶衡任户部尚书、参知政事、权知枢密院事,后任右丞相兼枢密使,力荐辛弃疾慷慨有大略。因而,辛弃疾受到孝宗的再次召见,迁仓部郎官、提点江西刑狱。所有这些,或许是宋孝宗皇帝和虞允文、叶衡对辛弃疾在本词中引为知音的一种回应吧?

辛弃疾以美人喻知音,将贤臣、明君视为自己寻觅的知音,这在艺术上并非别出心裁。

譬如《诗经》云: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,在水一方。溯洄从之,道阻且长。溯游从之,宛在水中央。

又云:南有乔木,不可休息。汉有游女,不可求思。汉之广矣,不可泳思。江之永矣,不可方思。

从表面上看,这两首诗都是写痴情男子对“伊人”“游女”爱恋而不可求的单相思;实际上,这只是诗的“象”,诗的“意”则是贤才感叹知音难觅、壮志难酬,而这个知音正是有德有位的君子——贤臣、明君。

意象之妙,就在于字面上纯粹写“象”却不露真“意”。诗的真“意”,需要“寻象以观意”。这对古今读者的研读契合能力,是一个挑战。

(作者为中国教育发展策略学会传统文化专业委员会学术委员)

限时抢 (2019年10月11日-10月15日) 科院新虫草特惠



10克优选礼盒 玉树冬虫夏草0.2克/根以下 仅售: 990元

8克优选礼盒 那曲虫草0.2克/根以下 仅售: 1330元

新草特价 限时抢 玉树新草 99元/克起 品质断草 乐享7折 那曲新草 166元/克起



8克精选礼盒 玉树冬虫夏草0.2-0.3克/根 仅售: 1960元

科院虫草三大优势 ●诚信优势: 年份不混 产地不混 优劣不混 ●冷链优势: 从采集到销售全程冷链 ●团队优势: 系统配有专业服务团队 上海科院药房原名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分院药房。

咨询订购热线: 021-64311772 / 34010789 上海科院药房地址: 肇嘉浜路526号(近岳阳路)

关爱地球 绿色出行

